

欽定金史

卷一百一十五
之十

金史卷一百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四十八

楊雲翼 趙秉文

韓玉 馮璧 李獻甫 雷淵 程震

楊雲翼字之美其先贊皇檀山人六代祖忠客平定之樂平縣遂家焉曾祖青祖郁考桓皆贈官于朝雲翼天資穎悟初學語輒畫地作字日誦數千言登明昌五年進士第一詞賦亦中乙科特授承務郎應奉翰林文字承安四年出爲陝西東路兵馬都總管判官泰和元年

召爲太學博士遷太常寺丞兼翰林修撰七年簽上京
東京等路按察司事因召見章宗咨以當世之務稱旨
大安元年翰林承旨張行簡薦其材且精術數召授提
點司天臺兼翰林修撰俄兼禮部郎中崇慶元年以病
歸貞祐二年有司上官簿宣宗閱之記其姓名起授前
職兼吏部郎中三年轉禮部侍郎兼提點司天臺四年
大元及西夏兵入鄜延潼關失守朝議以兵部尚書蒲
察阿里不孫爲副元帥以禦之雲翼言其人言浮於實
必誤大事不聽後果敗興定元年六月遷翰林侍講學
士兼修國史知集賢院事兼前職詔曰官制入三品者

例外除以卿遇事敢言議論忠讜故特留之時右丞相高琪當國人有請權油者高琪主之甚力詔集百官議戶部尚書高夔等二十六人同聲曰可雲翼獨與趙秉文時戢等數人以爲不可議遂格高琪後以事譴之雲翼不卹也二年拜禮部尚書兼職如故三年築京師子城役兵民數萬夏秋之交病者相籍雲翼提舉醫藥躬自調護多所全濟四年改吏部尚書凡軍興以來入粟補官及以戰功遷授者事定之後有司苛爲程式或小有不合輒罷去雲翼奏曰賞罰國之大信此輩宜從寬錄以勸將來是年九月上召雲翼及戶部尚書夔翰林

學士秉文於內殿皆賜坐問以講和之策或以力戰爲言上俯首不樂雲翼徐以孟子事大事小之事解之且曰今日奚計哉使生靈息肩則社稷之福也上色乃和十一月改御史中丞宗室承立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於京兆大臣言其不法詔雲翼就鞠之獄成廷奏曰承立所坐皆細事不足問向大兵掠平涼以西數州皆破承立坐擁彊兵瞻望不進鄜延帥臣完顏合達以孤城當兵衝屢立戰績其功如此而承立之罪如彼願陛下明其功罪以誅賞之則天下知所勸懲矣自餘小失何足追咎承立由是免官合達遂掌機務哀宗卽位首

命雲翼攝太常卿尋拜翰林學士正大三年二月復爲
禮部尚書兼侍讀詔集百官議省費雲翼曰省費事小
戶部司農足以辦之樞密專制軍政蔑視尚書尚書出
政之地政無大小皆當總領今軍旅大事社稷繫焉宰
相乃不得預聞欲使利病兩不相蔽得乎上嘉納之明
年設益政院雲翼爲選首每召見賜坐而不名時講尚
書雲翼爲言帝王之學不必如經生分章析句但知爲
國大綱足矣因舉任賢去邪與治同道與亂同事有言
逆於汝心有言遜於汝志等數條一皆本於正心誠意
敷釋詳明上聽忘倦尋進龜鑑萬年錄聖學聖孝之類

凡二十篇當時朝士廷議之際多不盡言顧望依違寢以成俗一日經筵畢因言人臣有事君之禮有事君之義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入君門則趨見君之几杖則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受命不宿於家是皆事君之禮人臣所當盡者也然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一一陳之則向所謂禮者特虛器耳君曰可而有否者獻其否君曰否而有可者獻其可言有不從雖引裾折檻斷鞅軼輪有不恤焉者當是時也姑徇事君之虛禮而不知事君之大義國家何賴焉上變色曰非卿朕不聞此言雲翼嘗患風痺至是稍愈上親問愈之之

方對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人君先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莫不一於正矣上矍然知其爲醫諫也夏人旣通好遣其徽猷閣學士李弁來議互市往返不能決朝廷以雲翼往議乃定五年卒年五十有九諡文獻雲翼天性雅重自律甚嚴其待人則寬與人交分一定死生禍福不少變其於國家之事知無不言貞祐中主兵者不能外禦而欲取償於宋故頻歲南伐有言之者不謂之與宋爲地則疑與之有謀至於宰執他事無不言者獨南伐則一語不敢及雲翼乃建言曰國家之慮不在於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於旣得淮南之後

蓋淮南平則江之北盡爲戰地進而爭利於舟楫之間
恐勁弓良馬有不得騁者矣彼若扼江爲屯潛師於淮
以斷饒道或決水以瀦淮南之地則我軍何以善其後
乎及時全倡議南伐宣宗以問朝臣雲翼曰朝臣率皆
諛辭天下有治有亂國勢有弱有彊今但言治而不言
亂言彊而不言弱言勝而不言負此議論所以偏也臣
請兩言之夫將有事於宋者非貪其土地也第恐西北
有警而南又綴之則我三面受敵矣故欲我師乘勢先
動以阻其進偕使宋人失淮且不敢來此戰勝之利也
就如所料其利猶未可必然彼江之南其地尚廣雖無

淮南豈不能集數萬之衆伺我有警而出師耶戰而勝
且如此如不勝害將若何且我以騎當彼之步理宜萬
全臣猶恐其有不敢恃者蓋今之事勢與泰和不同泰
和以冬征今我以夏往此天時之不同也冬則水涸而
陸多夏則水潦而塗淖此地利之不同也泰和舉天下
全力驅糺軍以爲前鋒今能之乎此人事之不同也議
者徒見泰和之易而不知今日之難請以夏人觀之向
口弓箭之手在西邊者一遇敵則搏而戰袒而射彼已
奔北之不暇今乃陷吾城而虜守臣敗吾軍而擒主將
曩則畏我如彼今則侮我如此夫以夏人旣非前日奈

何以宋人獨如前日哉願陛下思其勝之之利又思敗之之害無悅甘言無貽後悔章奏不報時全果大敗於淮上一軍全沒宣宗責諸將曰當使我何面目見楊雲翼耶河朔民十有一人爲游騎所迫泗河而南有司論罪當死雲翼曰法所重私渡者防姦僞也今平民爲兵所迫奔入於河爲遁死之計耳今使不死於敵而死於法後惟從敵而已宣宗悟盡釋之哀宗以河南旱詔遣官理冤獄而不及陝西雲翼言天地人通爲一體今人一支受病則四體爲之不寧豈可專治受病之處而置其餘哉朝廷是之司天有以太乙新歷上進者尚書省

檄雲翼參訂摘其不合者二十餘條歷家稱焉所著文集若干卷校大金禮儀若干卷續通鑑若干卷周禮辨一篇左氏莊列賦各一篇五星聚井各一篇縣象賦一篇勾段機要象數雜說等著藏于家

趙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陽人也幼穎悟讀書若夙習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調安塞簿以課最遷邯鄲令再遷唐山丁父憂用薦者起復南京路轉運司都勾判官明昌六年入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章宗召問言頗差異於是命知大興府事內族膏等鞫之秉文初不肯言詰其

僕歷數交游者秉文乃曰初欲上言嘗與修撰王庭筠御史周昂省令史潘豹鄭贊道高坦等私議庭筠等皆下獄決罰有差有司論秉文上書狂妄法當追解上不欲以言罪人遂持免焉當時爲之語曰古有朱雲今有秉文朱雲攀檻秉文攀人士大夫莫不恥之坐是久廢後起爲同知岢嵐軍州事轉北京路轉運司度支判官承安五年冬十月陰晦連日宰相張萬公入對上顧謂萬公曰卿言天日晦冥亦猶人君用人邪正不分極有理若趙秉文曩以言事降授聞其人有才藻工書翰又且敢言朕非棄不用以北邊軍事方興姑試之耳泰和

二年召爲戶部主事遷翰林修撰十月出爲寧邊州刺史三年改平定州前政苛於用刑每聞赦將至先拊賊死乃拜赦而盜愈繁秉文爲政一從寬簡旬月盜悉屏跡歲饑出祿粟倡豪民以賑全活者甚衆大安初北兵南嚮召秉文與待制趙資道論備邊策秉文言今我軍聚於宣德城小列營其外涉暑雨器械弛敗人且病俟秋敵至將不利矣可遣臨潢一軍擣其虛則山西之圍可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必拔者也衛王不能用其秋宣德果以敗聞尋爲兵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俄轉翰林直學士貞祐初建言時事可行者三一遷都二導

河三封建朝廷略施行之明年上書願爲國家守殘破一州以宣布朝廷恤民之意且曰陛下勿謂書生不知兵顏真卿張巡許遠輩以身許國亦書生也又曰使臣死而有益於國猶勝坐糜廩祿爲無用之人上曰秉文志固可尚然方今翰苑尤難其人卿宿儒當在左右不許四年拜翰林侍講學士言寶劵滯塞蓋朝廷初議更張市肆已妄傳其不用因之抑遏漸至廢絕臣愚以爲宜立回易務令近上職官通市道者掌之給以銀鈔粟麥縑帛之類權其低昂而出納詔有司議行之興定元年轉侍讀學士拜禮部尚書兼侍讀學士同修國史知

集賢院事又明年知貢舉坐取進士盧亞重用韻削兩
階因請致仕金自泰和大安以來科舉之文其弊益甚
蓋有司惟守格法所取之文卑陋陳腐苟合程度而已
稍涉奇峭卽遭絀落於是文風大衰貞祐初秉文爲省
試得李獻能賦雖格律稍疎而詞藻頗麗擢爲第一舉
人遂大喧噪愬於臺省以爲趙公大壞文格且作詩謗
之久之方息俄而獻能復中宏詞入翰林而秉文竟以
是得罪五年復爲禮部尚書入謝上曰卿春秋高以文
章故須復用卿秉文以身受厚恩無以自效願開忠言
廣聖慮每進見從容爲上言人主當儉勤慎兵刑所以

金史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祈天永命者上嘉納焉哀宗卽位再乞致仕不許改翰林學士同修國史兼益政院說書官以上嗣德在初當日親經史以自裨益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申鑒各一通正大九年正月汴京戒嚴上命秉文爲赦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秉文指事陳義辭情俱盡及兵退大臣欲稱賀且命爲表秉文曰春秋新宮火三日哭今園陵如此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遂已時年已老日以時事爲憂雖食息頓不能忘每聞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拜章小則爲當路者言殷勤鄭重不能自己三月草開興改元詔閭巷間皆能傳誦洛陽人拜詔畢舉城